



從「安居樂業」到「生活美學」——臺灣纖維工藝紀事

From Living A Stable Life to Living in Style - The Chronology of Taiwan Fiber Craft

文／黃誼甄（淑真） Huang Yi-chen（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技術組纖維工坊副研究員）

圖／麻必浩部落發展協會Mapihaw / 馬斯林恩工作室MasInagan Studio / 臺灣蘭草學會Taiwan Yuan-Li Handiwork Association / 黃誼甄

當季專題 Feature

臺灣擁有得天獨厚的環境，植物種類豐富，造就了臺灣纖維工藝的悠久與多樣化。纖維工藝是早期先住民得以溫飽的手工藝，曾經因為文化式微以及產業改變一度衰落，幾乎失去傳承，近年才又在有志者們的手中重新復振。如何在快速當道的世代，重拾手工織品的價值，讓傳統工藝在生活工藝與觀賞工藝之中取得平衡，探索材質應用的魅力與無限可能。

Taiwan's rich plantation and unique landscape gave birth to the lasting and diverse fiber craft. Fiber craft was created because the early natives needed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As time passed by, fiber craft faded into the background because handmade craft gradually lost its appeal during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art was almost lost in time. Not until recent years did folk art lovers decide to rekindle the dwindling flame. In this fast-changing world, the challenge was to redefine traditional craft art, explore the charm and potential of fiber and find its place in between art in daily life and pure art.

為文的六月底，天氣依舊濕漉漉，原是果實結果、採收的季節，卻碰上較往年來得長的梅雨季。相較去年這個時節，草屯街上到處可見販售紅通通黑葉荔枝、糯米荔枝、桂味荔枝的景象，今年完全不復見。

豐沛的雨水，給水庫帶來滿盈，讓芸芸眾生免於缺水之苦，天地萬物皆需陽光、空氣和水的滋養，在對的時機給予適切的量，是老天爺應許的「風調雨順」。



1 | 2

- 1 麻必浩部落的紅苧
2 績麻(圖/麻必浩部落發展協會)

「臺人不能自績」的影響

臺灣300年前的紡織生態環境，在《臺灣通史》卷26「工藝志」中這樣描寫：「臺地不種蠶桑，不種棉苧……臺土寬曠，最宜樹桑，……漳泉多木棉，俗謂之吉貝，可令民於內地收其核，赴臺種之，並令廣種麻苧，織為冬夏布。婦女有蠶桑紡績之務，則勤儉成風，民可富而俗可美也……。」^(註1)

此後歷經約一百年的歲月更迭，及至道光年間（1820-1850），對於當時臺灣的紡織描述仍為「蠶桑之業尚未有行。蓋以臺地肥沃，播稻植蔗，獲利較宏。沿山之園始種麻苧，安、嘉為多，新竹次之。配至汕頭、寧波，用以織布，乃再配入，而臺人不能自績也。鳳山縣轄素產鳳梨，刈葉纒絲，可織夏布。而臺人亦不能自績也。唯以鳳梨之絲配至汕頭，轉售

潮州，歲率十數萬圓。臺地多暑，夏布用宏，而不能自給。」

文獻清楚記載著臺灣氣候適宜栽種棉、苧等天然纖維，高雄鳳山生產的熱帶水果—鳳梨，其葉脈纖維亦被取織製成「鳳梨刈」的夏布。然而，卻在「獲利的考量」與「臺人不能自績」的現實景況下，臺灣夏布需求量雖大，卻無法自給自足。

「臺人不能自績」意謂著當時即便擁有大自然無盡且林林總總的纖維寶藏，卻因材料處理技術人才的匱乏，只能將原料出口，再輸入成布。纖維的原料種植、採收處理、紡紗績麻、製線至織布的過程，皆需慢慢積累形成特色的前端技術基礎，在長期被忽略、無發展之下，造成臺灣至今猶未能全面發展出屬於臺灣本島特色的染織工藝之因，實影響深遠且鉅。

得天獨厚的植物纖維生長環境

臺灣高山聳立，獨特的高溫多雨氣候，在平原、縱谷、高山、沿海處，孕育出令人眼界大開的植物多樣性。其中可供生活器物編、鈎、纏、繞、網、綁及工藝織、染創作的植物纖維，不論原生種或引進種，常見的約有三十種。

稈莖類的竹、藤、芭蕉；葉鞘類的月桃、玉米、檳榔；韌皮類的苧麻、亞麻、黃麻；葉脈類的瓊麻、林投、鳳梨纖維；草木本類的藺草、金絲草、鹹草、烏拉草、構樹、黃槿、葛藤等，此外尚有大眾熟知的蠶絲、木棉、草棉、棕櫚、山黃麻、稻草等。(註2)

上述種類繁多、各具表情特色的植物纖維，近年在年輕輩的接棒傳承中，處處可見素材的被翻新利用。其中又以竹子、藺草、苧麻、構樹、月桃、香蕉絲、檳榔葉鞘等最受矚目。例如「筑子」的日用之器、「破竹工作室」的竹

編飾品、「藺子」的藺草編帽袋、「麻必浩線藝工作室」的苧麻線、「Umay愛線工作室」的苧麻栽種織作、「拿鞘」的檳榔葉現代生活用品、「Lala Ban新社香蕉絲工坊」的文化傳承、「光織屋—巴特虹岸手作坊」的構樹教學、「月桃部落—石山倉庫」、「馬斯林恩工作室／月桃園區」的月桃編等。

纖維植物曾為先民帶來安居樂業

臺灣懂得運用纖維植物作為生活相關必需品材料的歷史極長。以麻、藤、竹、月桃、茅草等製成日常住屋、衣飾、編籃器物，最早源始於先住民時代。其主要製品的器形、器物，依日常生活所需逐漸演化成形。其中又以早期山野間隨處可見的野生苧麻，廣受先住民各族所愛用。將苧麻取纖、析麻、績麻製線後，除可織作成傳統服飾外，因其莖系纖維強韌，負重用的背袋、肩袋也多取其線進行加固成型處理。



1 | 2

- 1 奇美部落Umay愛線工作室的Kolah蔣靚璇在自家的苧麻田
- 2 月桃纖維
(圖／馬斯林恩工作室)

另以臺灣帽蓆為例，原係以大甲藺與林投葉兩種為原料。在日治時代，從事編帽之人口曾達近二十萬人，主要產地遍佈新竹、竹南、通霄、苑里、大甲、清水、彰化、鹿港、東石、朴子、北門、佳里、臺南、安平、灣裡、茄定等沿海岸線缺乏農地的區域^(註3)。當時會有如此眾多的從業人口，主要因為藺草在纖維處理後質地滑順，且產品編織技藝精良，外銷歐美，廣受喜愛。臺灣屬副熱帶氣候，近幾年在全球暖化效應下，燠熱季節可多達數月，多數人早已習慣外出需要備頂帽子，以防中暑。前些年筆者購自苑里的藺草遮陽帽，其編織紋理極為細緻、精巧，因為使用得宜，曬曬太陽後，依舊飄散出淡淡的草香味，每每在戴上後，想著編藺人雙手勤奮地壓、挑、編、組，心中總是充滿愉悅與感動。如今，材質之美與手作之珍貴，再度受到世人的注目，期盼今後纖維植物的發展應用，能再次為臺灣住民帶來新一波的安居樂業。

從信仰及生命禮儀打開工藝的美學層次

纖維應用在臺灣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根源於生活樣態、材料利用、審美觀的世代變異，在物換星移人與物的反覆互動中，逐漸發展而成。相較以工具性、實用性為訴求的生活工藝用品，總是在人類的演化過程中，不斷地被探討如何「化繁為簡」，如何「以機械取代手工」，又如何「以大量生產降低成本」。

反而，一個國家與生活文化相關聯的信仰及生命禮俗工藝，相形之下較不易因經濟、科技發展或社會環境的變遷而衰頹式微。臺灣除佛、道、基督、天主等各大宗教外，尚有許多開放且自由的民間信仰。生命禮俗中「婚、喪、喜、慶」及「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階段，也是生命的自然現象。在相關的禮儀祭典中，最能具體而微地反應人們對未知的恐懼與崇拜，因著歡欣、尊崇、禮敬的



編藺人(圖/臺灣藺草學會)

心，工藝在此達到某種神秘至高的境界。

面對嬰兒新「生」，父母以最自然純淨的天然材質—紗布衣包裹其身，深怕一不小心引發襁褓小兒敏感細嫩肌膚的不適，任何多餘的、化學物的添加都可能導致傷害。及至青春年華，我們都幸福地接受來自家庭及社會的呵護把關，此一階段，我們生活用品泰半是天然材質，可說是最理所當然的「回歸自然」。

之後，隨著人生的起落，健康幸福與否，全看個人造化及上天安排。病苦時大部份的人會興起回歸自然的想望。回歸自然不一定要隱居山林，可從調整生活作息做起，逐步讓心靈淨化昇華。

- 1 南投縣國姓鄉綠恩有機棉花田
- 2 構樹纖維的百變風貌



當煙霧裊裊上升，空間充滿哀傷氛圍，輕輕覆蓋在親人靈魂已離軀上的是絹印著蓮花、梵文圖案的一片薄布。當目視著或大或小的布塊，有的長短不足覆體，布邊被隨意剪開而無處理，經緯紗線被不規則裁斷後，長長短短隨意亂竄的景象，心中遺憾油然而生。或許本可事先以天然染色加上刺繡、拼貼手藝為家人或自己在通往另一個世界前，預做準備的「被子」，卻在禁忌束縛之下，而不敢隨意碰觸，錯失為親愛的家人在人生最後階段致意的機會。

當代工藝生活化在民間信仰及生命禮俗中，尚存著許多待開發與可揮灑的空間。

當代生活美學中的纖維工藝

人類感官中的觸覺，被認為是五感體驗中最純真的一種感覺。日本近年來，更推崇像嬰孩般以指尖探觸世界，透過手指的感受，找回喪失的

自我。工藝的「動手做」其實都有如是的功能。纖維在生活中，由於與身體接觸的機率較其他工藝材質來得貼身、直接且頻繁，各類纖維的質地／觸感，透過觸摸，使人輕易感受到滑柔舒適或粗糙扎手。做為服飾的材質，「質地」尤易被列入購買與否的重要檢視項目。

相較日新又新的高科技纖維材料，天然纖維的肌理表情非常豐富且動人。如前述「苧麻」纖維除強韌外，麻析得極細，所織成的布具清爽、透氣的特性；麻織加撚成束，所織成的布則具保暖、耐磨的特性。

「構樹」纖維特有的組織延展，會因搥打而變得柔軟、淨白。水分與敲搥會使「藺草」纖維的耐彎折性提高，草類保存時，空氣中的溼度控制與透氣至關重大。「草棉」纖維吸溼排汗性極佳，日光能讓纖維越曬越蓬鬆、潔白。「鳳梨」果實的經濟價值高，製成鳳梨酥更是饋贈佳禮，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其葉脈纖維早年曾是可取織

1 | 2

- 1 綠島林投葉，右為刮除下來之葉緣倒刺。
2 壓、挑、編、組蘭草墊。
(圖／臺灣蘭草學會)



註釋

- 註1 連橫，《臺灣通史／卷26「工藝志」》。
註2 江韶瑩，《臺灣編織工藝發展導論》，《中日編織工藝交流展臺灣館》，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5。
註3 顏水龍，《臺灣工藝》，臺北：遠流出版，2016，頁74。

織布的素材。「林投」早期曾與蘭草並列臺灣製帽蓆的兩大原料，和鳳梨纖維相同葉脈兩側均有倒刺，處理上較為困難，如今已較少見。

結語

對多數創作者而言，找到有魅力的素材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興奮雀躍的大事。自在地將到手的纖維處理成符合心中所想的樣態，過程本身已隱含著某種「工藝行為」。

一樣的纖維處理，用於「生活工藝」或「鑑賞工藝」，會有截然不同的手法與方式。「生活工藝」由於使用上的需求，使用時的舒適及質感追求，大於視覺效果；「鑑賞工藝」中的纖維藝術創作，則大多只能以眼觀之，而無法觸碰。無論是以身體作為載體，經觸覺連結潛意識，產生感動的生活工藝品或經由觀賞所傳導的視覺震撼，變化萬千的天然纖維帶給現代人的想像與樂趣，尚待我們用心體會發掘。

近代，由於科技的勃發，迫使生活形態有了無法預測的改變，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連結已逐漸消失。工藝出現了新的語言，以往尋常百姓的日常用品幾乎都是以工藝來呈現，如今多數的日用品已被工業產品所取代，鑑賞工藝也從居家移至美術館。「工藝」一詞，正逐漸失去往日光環。甚至受到西方將「工藝」稱為「應用藝術」之影響，如今大學已少見「工藝」相關科系，而「應用藝術」科系，教授的內容仍多以實作的「工藝」為主。

源此，以提倡重新認識各種纖維的種植、採收、處理過程，並將材料的本質抽絲剝繭，在技法的傳授中融入五感體驗，進而探索材質應用的魅力與無限可能，並以之作為當代纖維工藝振興的方向，乃是近期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技術組織維工坊努力的目標。🌱